

重生的過渡

(一)

Canon 像機的快門聲打破了溢滿空間的寂靜，刺眼的閃光燈照亮了如廢墟般的陰宅，披頭散髮的女人慵懶的躺在狀似發霉的灰色沙發上，散落一地的紅色玫瑰花瓣夾雜著斑斑血跡，在陰暗的燈光下，分不清是花瓣還是血滴。牆上掛著表框泛黃的舊照片，照片中的一男一女模糊難以辨識。

女模特兒面容慘白毫無血色，深邃的雙眼深不見底，兩片微張鮮紅欲滴的嘴唇十分性感，戴著微捲凌亂的長假髮，穿著一襲白色的洋裝，宛如出水芙蓉般清透無瑕，裙擺上的紅色花瓣，遠看像是紅色的不規則小碎花。一把鋒利的刀柄斜躺在地板上，光亮的像是黑暗中露出潔白牙齒般訕訕的笑著。冰冷的黑色機器偶爾出現似一道道的閃電，剎那間的白光，她彷彿看到了天堂。天堂是如此的遙不可及，但她確曾經天真的以為近在咫尺。

在揭穿一連串的謊言之後，徹底雖毀了她的天真，無法再繼續相信以為的真實，因此她隱藏自己最真實的那個本我，用層層美麗的包裝來掩飾曾被黑暗吞蝕腐敗的內心。她投身進入了一個虛偽的角色扮演世界，只有這個時候她可以短暫的逃離所存在的這一個空間，飾演一個不是真正的自己。角色扮演的多重面貌一直是她所拿手的，因為她不願意面對那個最真實的自己。她用各種防衛機制將最原始的自己埋葬了。

「頭右邊一點 手再自然垂下。」

「想像你是一個魁儡娃娃。」

「很好，就是這種感覺，維持一下喔！」

配合此次攝影企畫的主題，走非主流顛覆以甜美為大宗的商業主題形象，風格僵硬且不協調的身軀，面無表情的臉孔，怪誕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姿態，營造吊詭的衝突和劇烈的反差。她時常沉浸在這種虛幻的世界，不用真實面對自己，短暫的扮演多重呈現的角色，讓內心多餘的雜念找到出口，像是辛蒂·雪曼對於自拍角色的熱愛。她就是這樣一個滿腔熱血的女人，任憑攝影師捕捉每一秒迷人的畫面，甜美、可愛、性感、帥酷，多重特質的姿勢表情一次到位，配合著不同的場景彷彿是多個不同的她。

(二)

拍攝結束後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，把鑰匙插進洞口向左扭了一下，陰黑的房間突然射入了一道光，沒有焦點的聚光燈一下照亮這個家，她完全不想再回憶起早上的工作，房門“蹦”的一聲，重重的被關上，立刻投入沙發的懷抱，盡情享受被緊緊環抱的感覺，那是……回憶中你的擁抱。

時常懷疑的是不是你還在，只是失了溫的暫時離開？她斜躺在沙發上，一攤沒有靈性的肉體，沉甸甸的存在著沒有意義的重量，空洞總是侵蝕著無機物般的身體。

打開音響，習慣充斥著音樂的房間，Linkin Park 聲嘶力竭的嘶吼著；打開網路，大眼睛、裝可愛、性感露溝的交友正妹隨處可見，千篇一律都是這樣的美女，無疑的這就是男性主流的選擇機制，她在想著，如果可以她也想要一樣隨波逐流。如果有這麼一天，該選哪張照片當作磁鐵，但是不是也應該要修飾一下圖片，但三腳貓的修圖技巧會不會被揭穿乳溝的陰隱其實是修出來的。

網路上的性感正妹和足不出門的腐女，這世上的真實和虛假，醜陋與美麗，說穿了，真實其實是一種醜陋的美麗面，虛假是一種美麗的醜陋面，我們所追求的、想一探究竟的或許只是柏拉圖的理想國。

抬頭看著留言板，只剩下你留下的一張炭筆素描，畫中的那個主人有著甜美臉孔，曾經這麼的無慮，很簡單的一抹淺淺微笑，看不透的卻是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她凝視著過去突然對這樣的自己感到莫名的陌生。

深深的吸了一口孤寂的空氣，緩緩吐出在體內遭受二度污染的廢氣，小啜著螺絲起子 Screwdriver，自從他離開以後，為了留住曾經的感覺，她開始學習調酒，後來便無可救藥的上了癮，卻也了解到原來人類都有一種求生存平靜的本能。

還記得小時後第一次把伏特加當成白開水，那一小口入喉卻幾乎要焚燒她喉嚨的感覺，好幾十年來她幾乎滴酒不沾，沒想到竟然是託他的福，她幾乎要成為調酒和品酒師，數些日子以來的陪伴，讓她能夠每天沉沉的睡著，週而復始過著這樣的生活。

(三)

每天腦袋瓜兒不受意識控制的那幾個小時，潛意識衝破那一道寧靜的防線，像頑皮小孩兒偶爾會出來作祟搗亂，以數千百種不同的形式侵入夢中，雖然迂迴曲折，但都是指向一個標的，是那個最原始的意念和源頭。

曾經他最愛的長髮和髮香包覆著記憶，卻於一場意外之後，在剪下的瞬間被摧毀殆盡。接踵而至的是一種氛圍和一個季節慘淡的過渡，從鼻間的距離擴大到一個枕頭的距離。某天，吹著秋風的傍晚，馬路上那個熟悉的身影，總是穿著刷白老舊牛仔褲，一眼就能認出，撫著身旁飄逸的長髮美女。一陣強風，吹的地上的落葉相互追逐、拉鋸，距離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枕頭的習題。踩著落葉，聽到了心碎的聲音。她一頭俏麗的短髮跟著亂了，心也被風吹熄了。秋天的風送走了春天相遇時的曖昧柔情、夏天相戀時的熱情如火，很遺憾的還沒到冬天就先畫下了休止符，未來可預見的冬天，這顆寒冷的心終將結冰。

這是一個不能說的故事，在夢中無所遁形，想刻意遺忘卻常常失望。

(四)

清晨，房內射入一道陽光，照亮了床上的她，抱緊了棉被，依戀的賴在床上，慵懶的想像和他的纏綿，她這一個靈肉分離的軀體，求的是一個等待，等待著一雙救贖的手，一個溫暖的懷抱。

撥撥那頭俐落的短髮，緩緩的她將打開門，讓另一個他能乘風破浪走進來，

然後生活照樣繼續，平衡且完整的還自己——一個微笑。